

功名十字路

〔下〕



日本时代小说精选系列

〔日〕司马辽太郎／著

欧凌／译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功名十字路

【下】

〔日〕司马辽太郎 著

欧凌 译



十六 卖虫小贩

千代有时会带上一两位侍女去东山的各寺或北野天神、东寺等地拜佛祈愿。若说是因为虔诚，则显得太过夸张，其实说白了无非是借拜佛祈愿之名去各处走走罢了。

在这年秋的某一日，她去了清水寺。出来后，不经意间望见道上有一位小贩坐在苫席之上，地面立着三根粗大的枫树枝。

“卖什么的呀？”千代悄声问道，侍女回答说是卖虫子的。果然，枫树枝上挂了好些小笼子，里面装有金琵琶、蚰蚰儿之类。

“去买两个过来吧。”她叫侍女去看看。

侍女走过去拿出青铜钱正要买，只见卖虫小贩戴着一张像是茶叶水浸泡过的旧头巾，微微一低头，道：“多谢！那边那位是山内对马守家夫人吧？”

“你是何人？”侍女吓了一跳。也难怪她吃惊，这日千代出行，头顶有市女笠的纱帘遮面，容貌是看不真切的。而这位卖虫小贩竟透过纱帘猜出了夫人的真实身份。

“在下并非可疑之人，请告知夫人在下六平太。”



千代听侍女如此一说，也是惊诧不已，眯着眼睛望了望那位卖虫小贩。想当初伊右卫门还在织田家里当差，受封唐国一千石的那段时间里，经常出入府邸的，不就是这位甲贺者六平太么？

“望月六平太吧？”千代微笑着走近。

六平太也不行礼，只一副笑眯眯的神态。也许是年纪长了的缘故吧，看起来竟是慈眉善眼的模样，跟原先判若两人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正如夫人所见，卖虫子。”

“可是，忍者——”千代如此一说，六平太手指贴唇，“嘘”的一声做了个夸张的手势，“往事不可忆！”

“那你现在就是个卖虫小贩？”

“算是吧。”他脸露暧昧的微笑，好像在暗示怎么可能这么简单？“夫人买了两笼小虫，大概是送给拾君与国松幼主的吧？”六平太漫不经心猜测道。

以前提过一次，拾君是在长浜府邸门口捡来的孩子，十岁时在花园一地的临济宗本山妙心寺剃度出家，之后成为临济宗本山大名鼎鼎的年轻禅僧。国松则是一直留守在远州挂川城的伊右卫门弟弟修理亮康丰的儿子，虚岁刚满五岁。伊右卫门、千代收了他当养子，如今住在伏见。

六平太自是从没见过这两个孩子，可他竟能一听“两笼”便猜中，只能说他宝刀未老，锋芒不减当年。

（果然不只是个卖虫小贩这么简单。）

千代思忖，随后请他务必来府邸一叙。

清水寺一遇之后第二日，六平太便来伏见府邸拜访。老臣深尾汤右卫门前来禀告千代，于是千代问道：“他是个什么模样？”

“看样子倒像个五百石身家的武士，长枪由年轻侍从拿着，一匹

马有马夫牵着，手下小者等共五人左右。”

（呵呵，不愧是六平太，又弄了个新鲜花样儿出来。）

千代觉得实在好笑。待被引荐至书院，才发现的确像个不赖的武士，于是千代屏退其余的侍女，语带嘲讽道：“六平太，你这一身打扮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”他带来的那些人也是跟他志同道合的甲贺者无疑。

六平太讪讪笑道：“不过乱世里讨口饭吃罢了。”

“这番乱世也真是有趣，有你六平太这样的浮生子，还有供浮生子吃好喝好的人呢。”千代并未追问后者到底是谁，先问了问往事，“一别经年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在下侍奉西国的某大名，一直与京城的大人物周旋至今。”

“某大名？”

“毛利家。”六平太小声说过后，忽然忙不迭捂住嘴巴，“哎呀，不小心说漏了嘴。在夫人面前，我六平太就是藏不住话。”六平太好像从以前就一直倾慕千代，所以才在山内家家道还很卑微时，便主动告知了许多各国情势给她。那段时期，此人频频出入山内家，可实际上是在替织田家的敌方浅井家做事。

“在下有时候也曾暗自拜会过夫人。”

“怎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？”

“那是自然。要是被夫人都察知了去，我们这些人还瞎折腾什么？”六平太沉默半晌，面上微笑如涟漪拂过，“对了，小虫还活着吗？”

“叫得很好听呢。每次见你都换了一层新的画皮，唯有这小虫子倒是真的。”

“承蒙夸奖，”六平太习惯性地摸了一把脸，“顺便问一下，夫人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吗？”

“没有没有。”千代笑道。看样子，六平太是想一面替毛利家做



事，一面又为了千代而乐意替当家的帮点儿忙。

“世道快变啦，”六平太脸露兴奋状，“好像又到了在下这种人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数年之间说不定就会天翻地覆啊。”

这日伊右卫门从城郭回来，刚安稳落座，千代就告知了六平太的事情。

“什么？六平太？”伊右卫门怕那人像是怕鬼似的，因为只有那人知道小玲的事情，知道曾经发生在空也堂的那段孽缘。这可以说是伊右卫门唯一的一次外遇。

（那次在伊吹山与六平太道别时，他好像说过小玲后来的一些事啊。）

想到此处，不意间小玲的音容笑貌，身姿秀发统统从脑子里冒了出来，脸颊上竟是潮红一片。

“怎么了？”千代注视着伊右卫门的神情变化，很是奇怪。

“呃，没什么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那个……六平太怎么说的？”伊右卫门慌里慌张回到正题。

“听他说，世道就快乱了，数年以内就会闹得天翻地覆呢。”

“他就是靠乱世吃饭的嘛。放些流言出来，窥视别人家的样子，有时还在城里搞点儿火灾，越乱他越是高兴。这种人的话能信吗？”

“可是，”千代曾对六平太有过评判，现在又一次说道，“那类人也是能派上用场的。不如跟从前一样，允许他可以出入府邸如何？”

“还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？那人只要想来，随时都可以从榻榻米下面钻出来。”

“反正又没有损失。”

“千代就是太轻信。若是他半夜要来割我项上人头怎么办？”

“呵呵……”夫君的脑袋在丰臣政权里还不至于贵重得要让人半夜来取，这位耿直、律己、死心眼儿的对马守大人啊，在殿中可是被

当做半个傻瓜的主。

“只要对方诚心以待，哪怕恶人也大都会善待对方的。”

“若是被出卖了呢？”

“那便是自己本身就心存歹念的缘故啦，只好认命。六平太或许是个毒物，可若不是毒物的话，也成不了好药材的嘛。”

“倒是有理。”伊右卫门老实地点点头，“那六平太看起来忙吗？”

“听他话里的意思，好像有段时间一直在毛利的中国地区，从去年开始又重新回到了京城、大坂。那人有时会扮作卖虫小贩，有时又会打扮成手持长枪的武士，还有马夫牵马跟随。如此看来，这伏见城下其实也是暗流涌动，早就不安宁了。”

“莫非是太阁殿下的身子有不妥之处？”

“御用医生那里据说也派了人去秘密打探，他们对太阁殿下的病情几乎了如指掌。”

“还有多久的寿命？”

“说是还有几年而已。也不怕忌讳，万一——”

“就是！如果万一——”每位大名其实都忧心忡忡，万一太阁殿下归天，丰臣政权会怎样？连京城的小孩儿都明白，会分崩离析的。

这年闰七月十三日，也就是阳历的九月五日，千代所在的伏见一地发生了一次大地震。也是因缘巧合，正是六平太拜访山内家，说了些“世道要变”的话之后第二日。地震发生在深夜两点，千代还在睡梦里。

“啊！”当她惊慌起身时，伊右卫门抓牢了她的手腕。

“千代！”伊右卫门嚷着翻了个滚，千代便俯在了他的身上。

只听见房屋各处传来支离破碎的声音，继而轰的一声，仿佛地底有无尽的吸引力在拉扯身体，而后忽地一钝，像被抬了起来，接着便又坠得更深。这一瞬之间，天地都坍塌了似的，两人就此被埋在建筑



底下，所幸未曾受伤。

千代哭起来：“一丰夫君，地震了。”

“俺知道。”

“可是……地震了！”

“千代，别犯迷糊。”千代失措得厉害，弄得伊右卫门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自从长浜地震夺走了女儿与祢，千代怕极了地震。大地还在不停地摇晃着。

“国松——国松——”千代一面叫着养子国松的名字，一面努力地想要爬出。作为世子的国松还是个五岁的孩子，正与乳母等人住在别屋。

“别哭千代。”

“可是……我好怕。”千代好似变作了小女孩儿。

伊右卫门不愧是在无数个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的人，遭遇地震也能处变不惊。

（没想到啊。）

看着千代柔弱的模样，伊右卫门没想到自己的妻子还能如此我见犹怜。他此刻竟有了闲情观察千代的慌张样儿。

“千代，有俺呢。”

“长浜那次，夫君就不在。”千代的恨意似乎更盛了。

“那时俺有事去了京城，可现在就在你身边。”

“就咱俩呢。”千代语气像在撒娇一般，弄得伊右卫门一愣一愣的。

“对，就咱俩。”

“没有旁人。”千代忽然缓过劲儿来了似的，一如既往笑起来。

“怎么，说笑就笑啦？”

“现在这样没有随从也没有侍女，感觉像是回到以前就只有咱俩的时候了似的。”

“是啊，没错。富贵权势之类，只要大地一颤就都归于泡影了。太阁殿下如今也在同一片大地上摇晃着呢。所有人都一样，毫无防备。”

“紧紧抓着我的手，好吗？” 又一波剧烈的震动来袭，大地仿佛浪涛中的一叶扁舟起伏得厉害。

这次伏见大地震，与幕府末期弘化四年（1847）三月二十四日在信州善光寺平一地发生的地震，被称作日本史上至明治时代最大的两次地震。这次地震的震源在伏见鸟羽附近，受灾地包括京都府南郊与大坂府等，京城方广寺刚建不久的大佛殿也倒塌了。

据说后来，秀吉听说这六丈五尺的大佛竟如此脆弱不堪，极为震怒，道：“建汝等大佛是为了镇国守家，没想到汝等连自身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镇国守家？” 于是命人朝大佛放箭。再后来，德川家康以这尊大佛的钟铭“国家安康”为借口，挑起了大坂战役，所以就更有名了。

德川初期，宽文二年（1662）又发生一次地震，方广寺大佛又是“连自身都保不住”，被震毁。德川幕府断定“这佛毫无用处”，便拿来铸成许多一文的铜钱，流通到市面上去了。

闲话少说。这次的伏见地震里，伏见、京城几乎所有寺庙神社、府邸、民家都被震毁，被压死者不计其数。最大的毁损莫过于秀吉的伏见城。不光只有城门、箭楼、殿堂几处，连天守阁也在一瞬间化为废墟。

在世间颇为有名的“地震加藤”的故事便是发生在此夜。

这一夜加藤清正的伏见府邸也是毁损不轻，大书院倒塌，火灾从马厩处燃起。加藤清正猛一起身，迅速系好护腹铠甲，拿一根柿子黄的棉手巾缠在额头，再穿一件白绫阵羽织，上有一溜儿朱红文字：南无妙法莲华经，腰上挂好大小双刀，胁下夹一根八尺余长的铁棒，大



叫了一声“跟我走”，便脚踏颤抖的大地朝着伏见城出发了。

跟他一路的，有森本义太夫、木村又藏、井上大九郎、加藤传藏、大木土佐等三十位头领，另外还有足轻兵两百人。头领们手持长枪，足轻兵们则拿着些杠子、六尺长棒等。

清正上次在朝鲜八道很是威风了一把，可不巧惹恼了秀吉，如今正小心谨慎地闭门思过。他这样兴师动众，大概心里想的是：

（今夜正是洗脱嫌隙，求得大人原谅的好机会。）

伏见城正门已经毁坏，入城后只见楼阁殿堂大都化作了废墟，底下不时有悲鸣传出。清正加快脚步，却发现主城的天守阁已经没了。

（糟糕，难道大人已经在大梁底下了？）

他到处寻访，偶然推开了一道中门，里面是个庭园。假山处挂了一个大灯笼，四周施了屏风，有二十来位贵妇人围在那里，中间便是化了女妆的太阁。太阁扮作女人，大概是因为怕有人为了夺取政权，趁乱来害自己的缘故吧。在秀吉旁边，坐了北政所与松丸夫人。

“虎之助，你来得可真快！”北政所的声音里充满了欢愉，她本来就很赏识清正。秀吉也终于松了口气。

这便是千代与伊右卫门被压在梁下时，城内发生的一段插话。

总而言之，那是一场剧烈的地震，余震在之后竟持续了五个月，伏见一直在不停地摇晃，可想而知百姓们该何等的不安。

伏见府邸被震毁后一月余，望月六平太又扮作卖虫小贩的样子来访。千代吩咐过，只要他在大门口说句“在下小六，请问深尾大人在府上吗”，便可在山内府邸自由出入了。府邸是临时修整过的几间屋子。

千代命他去庭前，自己到了檐下去与之对话。

“地震时你怎样？”

“嘿，就穿着这身儿衣服在城下逃窜呢。”他也不避讳，卖虫小贩

似的笑起来。对此人来说，地震也没什么，反正孑然一身又无甚可损失的。“敢问一句，您买走的那两笼小虫还好吗？”

千代告知，国松所持的那只金琵琶，笼子一坏就逃走了。妙心寺的殿堂佛塔都无损，所以拾君所持的那只还好。

“那就换一笼去吧。”六平太拿出一笼新的放在千代旁边，里面装了两只金琵琶。

“这都是六平太自己去捉来的么？”

“嗯，是从宇治山捉来的。养了这么久还真觉得可爱，都不舍得送走。”

“没想到你还挺有爱心嘛。”

就这么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，六平太忽地神色凝重道：“如今百姓们是民不聊生啊。”

“是么？”千代微微一斜首。千代知道得很清楚，百姓的确民不聊生。秀吉年老后英雄气概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顽固的浪费癖。如今不仅出兵朝鲜，还不厌其烦地筑城。费用当然都是诸位大名分摊，他自己的是一点儿没动。诸大名为了这笔费用，也只有压榨自己领地的百姓。毫无疑问，现在民力极度羸弱。

当时伏见城下有个叫姜沆的朝鲜俘虏，是个学者，与伏见城下的木下长啸子，以及僧侣身份的藤原惺窝有交往。惺窝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者，后来还曾受禄于家康。他对姜沆所言的时势批评，被姜沆收录在《看羊录》里。

惺窝言道：“日本的民生还从未像今日这般窘迫，如若朝鲜联合大明军合攻日本，如今是最好的机会。只要登陆日本时，让日本降兵用日文写好统治者的罪状，说他们是来拯救日本于水火之中，而且做到登陆军队对百姓秋毫无犯、严于律己，那日本人定会高兴地参军助威，很快便可平定大部江山，直至奥州白河。”

这时连学者都说了这样的话。



特别是地震之后，秀吉政权已经岌岌可危，这点千代也看得很清楚。

这年快到年末时，处于休战状态的朝鲜局势再一次紧张起来。年关一过，庆长二年（1597）二月二十日，秀吉部署了再次远征朝鲜的部队。先锋与原来一样，还是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。

“俺又是留守京都。”伊右卫门回府后道。理由并非因为伊右卫门是个不合格的军人，在东海道有居城的大名都被命留守，为的是内地警备。当然不是对朝鲜的警备，而是对关东德川家康的警备。千代曾经说过——夫君是监视德川大人的狱卒。伊右卫门在丰臣家的作用，被这一句比喻解释得清清楚楚。

“俺上次——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没被选为人唐大名，还颇为不满，以为太阁看不起俺的武勇。这次没选上啊，简直感觉太幸运了。”

正如伊右卫门所言，渡海作战的诸位将士都是满心晦暗，根本不知为何而战。他们自己完全没有去拼命厮杀的理由。这个时代的武将们，虽说是经历了战国无数的血雨腥风，可他们毕竟不是战斗机器。

十几年前，诸位武将拥戴被称作羽柴筑前守的秀吉，在山崎讨伐明智光秀，在近江贱岳、越前北庄消灭柴田胜家，而后又西征九州打败岛津氏，长途行军剿灭四国的长曾我部氏，再往东取了北条氏的性命，势力范围最远达到奥州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拥戴秀吉可以为自身带来功名地位，为的是自家的繁荣，并无其他目的。可朝鲜、大明之战，到底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利益？没有！完全是一无所有。

在最初入唐时，也有武将打心底里相信，秀吉的野心真的能瓜分大明帝国的领土。可如今他们总算明白了，野心就是野心，痴人说梦罢了。但秀吉一片豪情壮志，他们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。更何况战争所需军费，都只能是出征大名自己负担，而且对立功的家臣又不得不自己掏钱一一犒赏。

(简直没法儿弄。)

这种厌战情绪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，正是一种对丰臣政权的无言的强烈批判，可惜只秀吉自己还未察觉到。

十三万出征大军，在数月之内就占领了朝鲜南部沿岸各城，却被困住，无法远攻都城汉城，只能像一只只牡蛎一样挂在沿岸，采取守势。因为从半岛南岸到汉城几乎没有像样儿的道路，汉城附近的农村荒凉贫瘠，连当地农民都快饿死了，就算占领了汉城也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这么多兵马。

不管怎样，千代对丈夫有幸远离那般愚笨的远征，感到很是幸福。

(世道会变成什么样儿啊?)

千代每每想到此节都会黯然神伤。

这段时期，在伏见各位大小名的府邸里，几乎没有一天的话题不提及秀赖——那位将来的天下继承者。

秀赖如今虚岁五岁，所谓话题，并不是说这孩子自身聪明可爱或者才智过人。对于秀赖聪不聪明，其实千代是不甚清楚的。大概其他人也不甚清楚。

千代也问过伊右卫门：“秀赖幼主是个怎样的孩子呢？”

可跟众位大名一同去大坂城拜见过多次的伊右卫门也是不甚清楚，只偏着脑袋回一句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秀赖在城殿深处，从没经历风吹日晒，每日里锦衣玉食，简直就是真丝与金银堆出来的。他大抵是从未有过“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”。

秀赖后来长成一个皮肤白皙、身形修长的美男子，不幸二十三岁时在大坂夏之阵中过世。他这短短一生里唯一一次外地游玩，是在众多的侍女簇拥下，到住吉的海边拾贝壳。所以，实在难以弄清他到底



是聪明还是愚笨。当时众说纷纭，有人说他是傻子，也有人说不是。

在大坂夏之阵前，据说家康在二条城第一次见到长大成人后的秀赖，很是吃了一惊。

（如此看来——）

家康下定决心，还是早些诛灭丰臣的好。家康认为对方并非世间所传的那般不济。不过，无论秀赖天生是怎样的一位英才，成日里在那种环境下生活，大概英才也会变得不济吧。

秀吉极尽天下之权势与富贵，对秀赖溺爱万分。秀赖三岁时，官阶从五位上品，五岁则从四位下左近卫少将，仅数日后又升至左近卫中将。

去年秀赖四岁时上京拜谒天皇，千代还记得那一支华美夸张的队列，连宠物狗都穿着唐锦的华服，在队列里昂首挺胸地行走。因秀赖年幼，便从全国个头最小的土佐马里挑了三匹出来作为秀赖的坐骑，披着朱丝、金丝做成的流苏。还因孩子喜欢小鸟，便找来十五岁以下的捉鸟少年身着华服，五十人一队浩浩荡荡地走着。当然还有诸位大名、旗本也骑着马儿伴随左右。

秀赖自己则由乳母抱着，坐在华丽的敞篷彩舆内，后面跟了三十一位随行女官的彩舆。让秀赖坐这种敞篷彩舆，当然是为了让围观的人亲睹一番秀赖的高贵颜容。秀吉定是要让京城内外之人铭记：“丰臣家还有继承人，不光只有一代”。

这支队列与史上其他队列的不同之处，在于红白家纹的帷幔。从伏见城到中宿的京都前田玄以府邸这段路，二里半的沿道左右，全都拉起了这种红白帷幔。恐怕只能用豪奢二字来形容。

继续说说秀赖的话题。

四岁幼儿的上京队列之中，随行大名的头领是关东王——内大臣德川家康。下颌宽阔，一张光滑的脸上有着细细的皱纹，眼大，唇口

紧闭，而且身子肥硕，手短足短，无论怎么看都是一只老狐狸。在秀赖旁边行走的，就是他。

这个时期秀吉的衰老非常明显，而这位早就拿定主意要横刀夺权的五十岁男子，此刻会是怎样的心境？家康若是正经起来就像个好人，那张严肃的脸上溢满了谨慎、律己、仗义。这天，他穿着一件有黄色家纹的染青道服^①，一条赤绢长袴。大名之中只有他按内大臣的礼数坐了席棚车。

太阁秀吉并不在队列中，而是在宫门。采取的是从宫门出发去迎接秀赖队列的这种形式，所以他此刻乘了马前往三条。秀吉头上松松地系了一张没有染过色的头巾，身穿一件广袖羽织，衣襟上有金箔闪耀，于不经意间展露出秀吉式的奢华。

双方刚在三条碰面，秀吉说了句“噢，来啦？”便下马疾步上前，从彩舆上抱起了秀赖。秀赖不哭也不笑，一张颇像母亲浅井家的小脸只定定地望着远方。伊右卫门回来后曾把这番景象告知千代。

（远方的景色可不好。）

当时千代这样思忖。一个父亲溺爱儿子，这谁也管不了。可离秀吉抱起儿子的地方仅仅几町之外便是河原，正是去年秀次的妻妾孩子被残杀的地方。

（又不是只有太阁殿下知道疼儿子。）

千代继续思忖，精神健全的父母疼爱孩子，决不会强加于别人。可秀吉却耗费庞大，把疼爱强加于天下，以显示自我的尊荣。

（丰淫无度！）

千代想到了这个词。秀吉的这种肆无忌惮、唯我独尊的样子，除了“丰淫无度”一词，她想不到更恰当的表达。

^① 道服：室町时代起，公卿、大纳言以上身份的人所穿的家常上衣，腰身以下有褶子。不是指的道士服装。



在长浜地震里千代丧失了唯一的孩子与祢。为了祭祀亡灵，她在妙心寺建了一座塔头子院，只要身在京城或伏见，每月的忌日里都会去扫墓。她还想晚年时便住在里面，整日里陪伴与祢，免得孩子寂寞。对儿女的爱，她自是比旁人更加懂得。所以，她才对秀吉这种倾天下之财丰淫无度的溺爱，感到无比的愤懑。而且这种愤懑，不只千代，大多数诸侯们也都有。

前年，秀吉在伏见城召来诸位大名，要他们每人都对秀赖宣誓效忠，并写了熊野誓纸^①。誓纸形式倒是寻常，只是在末尾处添了这样一句：“我宣誓效忠，遵守右记条款。若是违背右记条款，则遭天谴。活则身不能动，子孙家运七世而殆；死则坠入地狱，万世永劫，永不超生为人。”

伊右卫门当然也不得不宣。

秀赖住在大坂城。秀吉道：“上京拜谒不方便吧？”于是便要为此个五岁的幼童，于年春（庆长二年，1597）建一座规模壮观的京都府邸。

秀吉曾修过一座日本史上最为奢豪的府邸聚乐第，后来赠与秀次。但在秀次死后，秀吉觉得这座府邸“不干净”，于是命人将其拆毁。如今又要在京城大兴土木了。当然秀吉是不用自己掏钱的。

这次由家康带领关东诸位大名打点与建筑相关的一切事宜。家康等关东大名们，因为没有参与朝鲜之战，不用负担战费，相较之下经济上略显宽裕。因此这种行政处置，是为了彰显秀吉的公正、不偏不倚。可摊派到最终，还是农民吃亏。日本国中，如今在外战事连连耗资巨大，在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，臣民们是怨声载道疲惫不堪。

^① 熊野誓纸：即熊野牛王符，可作护符，也可作宣誓书。据说若是宣誓者不守誓约，则会吐血而亡，坠入地狱。

——只要民力一弱，诸大名的财力也就自然告罄。而没有财力是无法发动战争的，所以自己一旦升天，秀赖的天下也可保得安泰——这便是秀吉的如意算盘，一切都源于对秀赖的溺爱。估计从没有过像秀赖这般让天下众人困惑惶恐的孩子吧。

秀赖的京都新府邸，地处皇宫之东。东面从三条坊门至四条坊门四町；西面从东洞院往东四町，面积极广。现今，此地被称作仙洞御所。

工事从六月开始。而且在秀赖新府邸周围，诸位大名亦均被命另建府邸。

“千代，又得造房子了。”伊右卫门很是不悦的模样。

“没有办法的事情嘛。”千代尽量开朗答道。她知道，若是非做不可，苦着一张脸也是于事无补啊。

“可咱真的没什么钱了呀。”伊右卫门道，他只有挂川六万石而已。上次地震，伏见城倒塌需要重修，他也是出钱又出力；自己的伏见府邸的修整也所费不少。如今只因为留守内地，还得帮忙给一个五岁幼儿建一座京都豪城。

“除此之外，两百名诸侯都得在这座豪城周围另建一座京都府邸！”

——这样的政权，还是早早滚蛋去吧！

这诅咒虽说不出口，但无疑在伊右卫门心里的某个角落生根发芽了。其他诸侯也大抵如此。

“明天俺派人去领国。这么多次的摊派，领国那边的金库、米仓大概也都见底了吧。”

“夫君别这么说。”千代想尽量开朗一些，可实在是笑不出来。

（就为了这么一个孩子——）

太阁殿下成了暴君。这便是千代打心底里的感受。